

紹興 — 名城、名人與名詩

陳關榮

少時讀書，我便認識了「六十年間萬首詩」的陸游，一時間為其「人才衰靡方當慮，士氣崢嶸莫可非」的豪邁所傾倒，立志奮發圖強，來日報國惠民。人到中年，卻又為其綿綿情意的失落而心碎：「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時至今日，更為其報國無門的悲憤而動容：「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今年秋天一次外訪問隙之中，來到了浙江紹興，紛飛微雨裡漫遊了嚮往已久的「沈園」，第一次不是從書本裡而是在斷牆上看到了陸游和唐琬的兩首令人抹淚的《釵頭鳳》。



陸游(1125-1210)，號放翁，出生於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苦學而仕進。他「年十二能詩文」，也曾習武練劍並研讀兵書。二十九歲應試進士，名列第一；次年禮部考試，排在當年權臣秦檜嫡孫之前，卻無奈為秦檜所廢免。陸游中年時更是躍馬橫戈，閱歷軍旅生涯，留下過許多氣勢磅礴的抗金救國詩詞名句：「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其後幾經宦海沉浮，逝前二十年間退隱山陰。那時他雖自詡「眼明身健何妨老，

飯白茶甘不覺貧」，終因壯志未酬，八十五歲離世前留下《示兒》一絕：「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陸游是自古至今留下詩詞數量最多的一位偉大詩人。他的一些名句膾炙人口，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歷史上唯一寫詩數量比陸游多的人是乾隆皇帝——據說乾隆一生寫過近四萬首詩——可惜，即便全是他的親筆，也都是平庸之作，無一名句留傳世間。



沈園不遠便是魯迅故里。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出生在這裡的西次間。其後在此一直生活到十八歲，然後到南京的金陵水師學堂就讀。二十一歲考取官費生赴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兩年後轉入仙台醫專學醫。其後，因看到一些同胞在觀看日軍殺害中國人的電影時表現麻木甚至還去歡呼的情景，大受刺激，認為「救國救民須先救思想」，終於棄醫從文，後來成為中國近代文化革命的一名主將。

我小時候認識魯迅，是從課本上他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孔乙己》開始。這次來到紹興，為著孔乙己常掛嘴邊的《論語》斷句「多乎哉，不多也」，還特地在「咸亨酒店」住了一夜。年輕時經常引證魯迅，是因正逢文革動亂，無心參與，便戲以他的《自嘲》曰：「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年紀大了，卻愛上了他的悲憤與深沉：「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特別是那句「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與魯迅同時代的英豪人傑中，有一位鑑湖女俠秋瑾(1875-1907)，原名秋閨瑾，生於福州，祖籍紹興。她一生蔑視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曾留學日本並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革命。後來因為起義失敗，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秋瑾故居離魯迅故里不遠，但秋瑾紀念碑則建在她就義之處，和故居不在同一個地方。孫中山先生於 1912 年 10 月 24 日為悼念秋瑾留下了一副挽聯：「江戶矢丹忱，感君首贊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

秋瑾在世僅僅三十二年，卻為後人留下了一百多首詩和詞，其中不乏大義凜然的吶喊：「萬里乘雲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後人把三位紹興同鄉秋瑾、徐錫麟(1873-1907)和陶成章(1878-1912)稱為「辛亥三傑」。徐錫麟也寫下過一首氣壯山河的七絕《出塞》：「軍歌應唱大刀環，誓滅胡奴出玉關。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



秋瑾紀念碑旁便是周恩來故居。周恩來(1898-1976),生於江蘇淮安,祖籍紹興,其家譜記載先祖是宋朝學者周敦頤,與魯迅同宗。周恩來的豐功偉績眾所周知,但能說得出他留在世間的幾首格律詩的人可能不多。周詩中最振奮人心的一首應是他十九歲東渡日本前饋贈志士同人的七絕《無題》:「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來故居附近便是蔡元培故居。蔡元培(1868-1940), 紹興人, 原籍諸暨。少年時曾在紹興古越藏書樓校書, 得以博覽群書。成年後數度赴德、法留學和考察, 攻讀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回國後任紹郡中西學堂(現紹興一中)校長, 其時聘魯迅為博物教員。

蔡元培是 20 世紀初把中國封建教育體制引導向現代教育制度的先驅。他 1912 年出任民國首位教育總長。孫中山先生說, 「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 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 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 主持全國教育」。於是蔡元培昂然受命, 於 1916-1927 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其間, 他提倡學術自由和科學民主; 主張學與術分校, 文與理通科; 推行學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畢生重視勞動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 指出「教育者, 養成人格之事業也」。他的「思想自由, 相容並包」主張, 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五四運動期間, 他還為保護學生和學生運動竭盡全力。蔡元培 1928 年起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至終。蔡元培逝世後, 毛澤東在唁電中譽其為「學界泰斗, 人世楷模」。周恩來寫挽聯追悼: 「從排滿到抗日戰爭, 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從五四到人權同盟, 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元培先生逝於香港, 其墓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蔡元培題過數十首對聯, 其中有為自己寫的《題寓所》: 「都無作官意; 惟有讀書聲」; 也有《挽秋瑾》: 「巾幗拜英雄, 求仁得仁又何怨; 亭台悲風雨, 雖死不死終自由」; 還有《挽魯迅》: 「著作最謹嚴, 豈惟中國小說史; 遺言太沉痛, 莫作空頭文學家」。



蔡元培故居不遠處，有王羲之故居。王羲之(303-361)生於無錫，祖籍山東，後遷居紹興至終。他善長書法，有「書聖」之稱，楷行草隸，均為後代書法家之典模。他又因曾任右將軍，被稱為「王右軍」。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書法作品首推《蘭亭集序》。王羲之五十歲那年三月初三，和另外四十位文人一起，隨當時風俗到蘭亭的小溪水邊春遊。眾人邊喝酒邊吟詩。最後大家把成詩集為一本，請王羲之寫序。於是就誕生了流芳百世的《蘭亭集序》。傳說唐太宗對之十分珍愛，死時將其殉葬昭陵，因而當今留在世間的，不過是後人的摹本。一千七百多年來，蘭亭位址幾經變遷。這次我遊覽的紹興蘭亭則始建於明朝，保存至今。



自古文人多軼事，王羲之也不例外。

相傳王羲之住處旁有一小水池，他練完書法均在此池洗筆。久而久之，池水變黑，竟能直接用來當墨。他的七兒子王獻之從小開始練字，有一次向父親討問寫好毛筆字的秘訣。父親指著院裡的十八口水缸說：“秘訣嘛，就在這些水缸裡。等你把這些水缸的水寫完，你便知道了。”

王羲之一生苦練書法，其功夫之深厚，可由另一個故事旁證。據說有一次晉帝祭祀，令工匠更換王羲之寫下的舊祝版。可是工匠發現，王羲之書寫過的地方，處處陷入木板，刷洗不了，只能刮掉。自此，中國民間多了一個成語：「入木三分」。

王羲之愛鵝成癖。傳說有一道士希望王羲之能為他抄寫一部《黃庭經》，因知道王羲之愛鵝，便提出以白鵝相換。王羲之欣然應允。後來這部《黃庭經》被戲稱為《換鵝帖》。那是被認為僅次於《蘭亭集序》的傑作，其宋朝拓本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館。此故事真實性稍強，有李白詩為證：「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外，紹興的蘭亭裡，立著「鵝池」一碑。「鵝」字為王羲之手筆，「池」字的字形略異，據說是他兒子王獻之所續。



如果以為紹興只是從王羲之時代才開始出名，那就錯了。紹興是中國最古老的城鎮之一，有六千多年的歷史。傳說中，上古帝王虞舜以及英雄大禹都曾在此地耕獵勞作、治水生息。今天的紹興城門外會稽山麓，就有一個大禹陵，被列為大禹葬地。西元前約五百年，越王勾踐(前 497 - 前 465)任命大臣范蠡去「築城立廓，分設裡閭」，紹興便成為越國之都。

紹興市區的臥龍山東南麓，還有一個越王臺，據說是先人為紀念越王勾踐而建。越王臺上的越國歷史展廳外有一副對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這對聯講的是一段有名的故事。當越王勾踐即位不久，吳王夫差便攻破越都會稽(即今日紹興)，逼降勾踐。勾踐戰敗後，時刻不忘雪恥，每日臥薪嚐膽，反躬自問：“汝忘會稽之恥邪？”他重用范蠡、文種等賢人，經過「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使越國逐漸復興。另一方面，勾踐又把美人西施送給夫差，致使他沉溺聲色犬馬、不事朝政。最後勾踐一舉反擊，大敗夫差。後人於是便有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說法。這段歷史，還引出了「臥薪嚐膽」這個成語。1939年3月，周恩來回紹興在越王台向各界人士發表抗日演說，借用了這個故事，並題辭「生聚教訓，廿年猶未為晚」。

君王多無義，歷史常為鑑。勾踐滅吳稱霸之後，即封范蠡為上將軍，文種為丞相。可是，范蠡深知君王難伺，隨即功成身退，後來經商致富。范蠡曾遣人致書文種，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卻不以為然。不久，文種被勾踐懷疑有圖謀之心，賜劍自刎。這個歷史故事，派生出另一個意味深長的成語：「鳥盡弓藏」。

越王勾踐一生喜好鑄劍藏刀。聞名天下的「越王勾踐劍」於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號楚墓出土，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越王勾踐劍千年不鏽，其劍身有銘文「戊王鳩淺」和「自乍用鋌」。郭沫若考證後，說其意是「越王勾踐，自作用劍」。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1961年，毛澤東題詩《名士鄉》：「鑑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劍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事實上，明代文學家袁宏道初到紹興時，第一印象便是此地「士比鯽魚多」。我這裡沒有提及而又為世人所熟知的近代名士，還有朱自清、陶行知、邵力子、范文瀾、竺可楨、馬寅初、陳建功、錢三強... 雖然我只列出了幾個文化人為例，讀者不難增補許多其他賢人達士的名字。

紹興於1982年成為國務院頒佈全國首批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她位於浙江省寧紹平原西部，東連寧波港、南屏會稽山、西接杭州市、北臨錢塘江。紹興素享江南水鄉美譽。本地人說，不坐烏篷船等於沒到過紹興。紹興以烏篷船、烏氈帽、烏乾菜這「三烏」為自豪，因為它們簡單，卻沉澱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也展現了純樸獨特的地方色彩。

古人說,行千里路勝讀萬卷書。陸游也有詩句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紹興地靈人傑,我筆描不盡。君若望領略其多采丰姿,不妨到此一遊。

